

休闲新主张

今天,你“深度游”了吗?

国外有关专家将休闲列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五大动力之首。在我国,休闲产业初见端倪,休闲游正在逐步成为人们的一种出游方式。今年8月,首届全国国民休闲大会将在山东召开,“国民休闲大汇(山东)”在8月的第二个周末举办,这是我省率先发展休闲产业的重大举措。专家预计,休闲游将成为今年山东旅游的热点,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休闲游的一种——深度游。

深度游在国外称为“In-depth travel”,西方旅游界把这种一次外出只选择一个地方,而不是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段内跑数个景点的旅游,叫深度

游。知名学者冯骥才还专门撰文解说深度旅游:“顾名思义,深度旅游就是从表面观光走向深层了解,包括历史的、生活的、文化的、生产的、民俗的、艺术的等等,感受不同地域所独有的迷人的文化底蕴。深度旅游是在文化层面上的旅游。它依靠文化,反过来对文化又是一种开掘、展示和弘扬。如果我们大力开展深度旅游,想想看——上下数千年,纵横几万里,地域不同,文化相并,将会有多么灿烂多姿的文化被开采和表现出来。古老中国将出现多么瑰丽的文化景观!”

小记荐游

“在风景宜人的齐鲁大地上,许多旅游胜地也在等待着向往深度游的您去观察、欣赏和体验。在山东,深度游有哪些经典之旅呢?今天,让我们走进东平,一起在古城重读《水浒》经典,探寻英雄足迹!”

印象东平:水浒&湖水

东平县,隶属泰安市,西临黄河,东望泰山。来到东平,无论是走进东方好莱坞的水浒影视城还是登上六工山水浒大寨,无论是游览东平湖湖畔还是漫步十里宋街,你丝毫不会感到生活的拖沓、累赘与喧嚣,淙淙流淌的湖水,连绵不绝的山峦,郁郁葱葱的茂林,古风简朴的寨子,这一切在眼前铺陈开来,一览无余。

八百里水泊——东平湖

碧波荡漾的东平湖,还有一个别致的名字,叫“小洞庭”。站在东平湖畔凝目四望,湖水波光粼粼,无边无际,仿佛大海一般。湖面白帆点点,绿水滔滔,您可以泛舟湖上,饱览美丽的湖光山色,感受良好的自然生态,欣赏水天一色的神奇壮观。

东平湖是《水浒传》中八百里水泊唯一遗存水域,总面积627平方公里,常年水面209平方公里。您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当年水浒英雄的壮志豪情,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的畅快淋漓。行侠仗义、快意恩仇的水浒遗风,只有在这里才能体验得到。聚义岛位于东平湖中心,因水浒七雄在此

聚义而得名。岛之周边水连蓝天,山接白云,您可以听鱼嬉水波,轻涛拍岸,宛若世外桃源!

东平湖周围古迹遍布。在湖的东南岸边,有一高台,是宋东平郡太守刘敞修建的乐郊池亭遗址。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欧阳修泛舟梁山泊,登上乐郊池亭,情趣盎然,赞叹不已,挥笔赋诗曰:“乐郊何所乐?所乐从公游……有山在其东,有水出逶迤。有台以临望,有沼以游嬉。仰俯速上下,朱栏映清池,草木非一种,青红随四时。”

世界第一寨

——六工山水浒大寨

依六工山,傍东平湖,水浒大寨立在湖平面22米高的悬崖上,这雄伟的气势,正是和着水浒英雄一百零八将的义气。

水浒大寨是电视剧新版《水浒》拍摄基地,是水浒英雄一百零八将聚义之处。水浒大寨总投资2亿元,占地面积620亩,分为山寨和水寨。山寨建有三关、忠义堂、聚义厅、瓮城、点将台、插石阵等雄伟壮观,气

势非凡;水寨中有瞭望台、水上平台、古战船十余艘,是水军作战基地,并以吊桥和天桥平台与山寨连接,水寨周围有万亩天然湿地,这里芦苇丛生。当年水浒英雄操练水军,奇袭官兵之地,换做今日我们体验水浒豪情,游览观光的绝佳胜地。

东方好莱坞——水浒影视城

水浒影视城,古风浓郁,工艺精湛,它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北宋时期的历史风貌和民俗人情。置身其中,仿佛回到了历史;漫步其间,又宛若畅游了千年。妇孺皆知的武大郎饼店、王婆茶馆、郑屠肉铺等细致逼真的建筑,带我们走进北宋时期特有的历史氛围;宋江迎宾、燕青打擂、拳打镇关西、府衙审案、李员外招亲的民俗表演,以及评书、快板、大鼓、渔鼓等演艺活动,让我们流连忘返、回味无穷。在完成电视剧新版《水浒》的拍摄后,《剑侠情缘》、《楚留香新传》、《卜案》等10多部影视剧也先后在此取景拍摄,现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古装戏拍摄基地。(本刊记者 陈润 实习生 解雯昕 高群)

名人说山东

黄河一掬

余光中

这是临济南的前一天上午,山东大学安排带我们来看黄河。车沿着二环东路一直驶来,做主人的见我神情热切,问题不绝,不愿扫客人的兴,也不想纵容我期待太奢,只平地回答,最后补了一句:“水色有点浑,水势倒还不小。不过去年断流了一百多天,不会太壮观。”

这些话我也听说过,心里已有准备。现在当场便见分晓,再提警告,就像孩子回家,已到门口,却听邻人说,这些年你妈妈病了,瘦了,几乎要认不得了,总还是难受的。

天高地迥,河景完全敞开,触目空廓而寂寥,几乎什么也没有。河面不算很阔,最多五百米吧,可是两岸的沙地都很宽坦,平面就延伸得倍加远,似乎再也勾不到边。吴天和洪水的接缝处,一线苍苍像是麦田,后面像是新造的白杨树林。此外,除了漠漠的天穹,下面是无边无际无可奈何的低调土黄,河水是土黄里带一点赭,调得不很匀称,沙地是稻草黄带一点灰,泥多则暗,沙多则浅,上面是浅黄或发白的枯草。

“河面怎么不很规则?”我转问建辉。

“黄河从西边来,”建辉说,“到这里朝北一个大转弯。”

这才看出,黄浪滔滔,远来的这条浑龙一扭腰身,转出了一个锐角,对岸变成了一个半岛,岛尖正对着我们。回头再望此岸的堤坝,已经落在远处,像瓦灰色的一长段堡墙。更远处,在对岸的一线青葱后面,隆起一脉山影,状如压扁了的英文大写字母M,又像半浮在水面的象背。那形状我一眼就认出来了,无须向陪我的主人求证。我指给我看。“你确定是鹤山吗?”我问。信将疑。周晖走过来,证实了我的指认。

“这里离河水还是太远,再走近些好吗?我想摸一下河水。”于是永波和建辉领路,沿着一大片麦苗田,带着众人在泥泞的窄埂上,一脚高一脚低,向最低的近水处走去。终于够低了,也够近了。但沙泥也更湿软,我虚踩在浮土和枯草上,就探身要去摸水,大家在背后叫小心。岌岌加上翼翼,我的手终于半伸进黄河。

一刹那,我的热血触到了黄河的体温,凉凉的,令人兴奋。古老的黄河,从史前的洪荒里已经失踪的星宿海里四千六百里,绕河套,撞龙门,过英雄进进出出的潼关一路朝山东奔来,从斛律金的牧歌李白的乐府里日夜流来,你饮过多少英雄的血难民的泪,改过多少次道啊发过多少次泛滥,二十四史,哪一页没有你浊浪的回声?几曾见天下太平啊让河水终于澄清?流到我手边你已经奔波了几亿年了,那么长的生命我不过触到你一息的脉搏。无论我握得有多紧你都会从我的拳里挣脱。就算如此吧,这一瞬我已经等了七十几年了,绝对值得。不到黄河心不死,到了黄河又如何?又如何呢,至少我指隙曾流过黄河。

至少我已经拜过了黄河,黄河也终于承认过我。在诗里文里我高呼低唤他不知多少遍,在山大演讲时我朗诵那首《民歌》,等到第二遍五百听众就齐声来和我:

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
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
从青海到黄海
风也听见
沙也听见

回到车上,大家忙着拭去鞋底的湿泥。我默默,只觉得不忍。翌晨山大的友人去机场送别,我就穿着泥鞋登机。回到高雄,我才把干土刮净,珍藏在一只名片盒里。从此每到深夜,书房里就传出隐隐的水声。(节选自《山东甘旅》)



泛舟东平湖



东平湖湿地



东平湖夕阳